

纪念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特别策划

回望那次伟大的远征

长征从这里出发 (组诗)

□ 钟东林 张秀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序

哎呀哟——
我送你走，
千般不舍万般留，
男女老少泪婆娑。

哎呀哟——
我送你走，
路上凶险明知晓，
心如刀绞又奈何。

哎呀哟——
我送你走，
我不留啊我不留，
只因你跟着红军哥。

永远的山河

云石山钟鼓失声，于都河呜咽哭泣。历史，用血染泪浸的沉重之笔记载：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题记

(啊，山河呵山河，永远的山河……)
寻根走近一座山，
山是云石山，云石山。
溯源倾听一条河，
河是于都河，于都河。
山河不会忘记——
血染红叶告别云石山，
泪雨洒落夜渡于都河。
山河为台，山河为台，
拉开战略转移悲壮史诗的大幕！

一条地球红飘带，
舞动了山河，舞山河。
一路红星闪耀，
星火燃中国，燃中国。
不忘来时路——
从云石山到宝塔山，
从于都河到延河水。
山河为碑，山河为碑，
把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铭刻！

河连着山，山连着河，
山河系血脉，不可分割。
永远的山，永远的河，
山河依旧在，精神永传播。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不忘初心，牢记嘱托，
唱响永远的长征永远的歌。

在时光尽头等你

有一种等待超越了时空与生死，有一种等待是互不辜负的决心与誓言。
红军战略转移，阿哥临别留下一句话“我会回来，你等着我……”，于是，“你信革命我信你”，段桂秀、陈发姑、池煜华……心怀暖意，痴情等待一朵云下雨，一棵树开花，一个人回家……

——题记

千金一诺你会回来，
一诺千金我等你。
你不回来，我不老，
等风等雨等着你——

我在炊烟飘香的清晨等你，
我在月上树梢的黄昏等你，
我在春雨绵绵的伞下等你，
我在除夕守岁的灯火等你，
我在爬满鲜花的窗前等你，
我在喇叭声声的祠堂等你，
我在最后吻别的渡口等你，
我在生命累了的净土等你……

千金一诺“我爱你”，
一诺千金“在一起”。
你不回来，我不老，
我在时光尽头等你——

母亲

“十月里来秋风凉，古陂新田打胜仗。”长征首捷，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年轻的师长洪超烈士壮烈牺牲。子弟兵为人民，人民热爱子弟兵，拥军模范新田表嫂与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安葬好洪师长。面对新坟，表嫂泣不成声……

——题记

山上竹子根连根，
天下母子心连心。
每一个走上战场的士兵，
都有一位等他回家的母亲。
孩子呀孩子，
你年纪轻轻，
为了苏区，为了红军，
为了党旗下铮铮誓言，
你献出二十岁的宝贵生命，
把最后一滴热血流尽。
等你回家的母亲呵，
天天望眼欲穿，
声声喊着你的乳名。
可你却听不见母亲的呼唤，
再也不能回到家、再也见不到母亲……
孩子呵——你不要伤心，
垂泪岂非骨肉，滴血何止慈母心？
新田就是你的家，新田乡就是你的乡亲，
孩子呵——
你就是我的儿子，我就是你的母亲！

生生死死共面旗

通往胜利的道路，因布满牺牲而铭心刻骨；实现梦想的征程，因艰苦卓绝而荡气回肠。1935年2月，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江西省委书记曾山率部与公万兴特委书记胡海率部的游击队会合整编，在绝地突围危难之际，将一面上书“艰苦奋斗”的旗帜一分为二，各执一半，立誓奋斗到最后胜利，坚信两片红旗会重新拼成祖国大好河山。

——题记

雷声夹闪电，腥风吹血雨，
在历史转折的非常时期，
黑夜笼罩了苏区大地，
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曾山、胡海，
率领队伍浴血奋战绝地突围。

这是最后的斗争，向死而生，
一刀剪开“艰苦奋斗”一面旗，
两双大手各举一半——
两簇不息的烈焰，两面不倒的红旗：
人在旗在，永不言弃，
奋斗到底，直到最后胜利！

漫长的征途，
走近英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走进历史，九死一生艰苦卓绝，
山高水深，两支队伍迎来全面抗战，
掩埋好牺牲的战友，揩干身上血迹，
奔赴山海，擎起新四军抗日大旗。

追风“扁担银行”

在红军长征行进的队列中，有一支神秘的工农红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这支特殊编队用160多副扁担挑着中央红军的全部家当——被称为“扁担上的银行”，风雨兼程转战二万五千里，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和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中，挑山担海守护着

红色金融的火种。

——题记

苍苍者天，茫茫者地，
十五大队召集起人民子弟，
铁肩挑竹扁担，挑起金山银山，
挑山担海转战二万五千里。
铁肩铮铮，扛起红军的家当，
扁担弯弯，挑起岁月的风雨，
不曾回头，也不曾停歇，
烽火连天，行走着不朽的传奇。
脚下一双双跋涉的草鞋，
依然在行进路上不停前进。

每滴汗水，每个脚印，
都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带着火种上路，守着初心前行，
阵阵雄风鼓荡英雄豪气。
扁担轻摇，穿透长夜的火炬，
汗滴滑落，浇灌每一寸土地。
倒下了战友，倒下了自己，
前仆后继，多少生命化成春泥。
手中最后一把干粮，
倔强地萌动着生命的绿意！

踏过时光的洪流，我们铭记，
长征路上，扁担银行的神奇。
追风历史的天空，我们致敬，
用汗水浇灌信仰，以生命践行使命，
一根根扁担，挑来国家银行的春天！

跟着走

长征，一颗跳跃了二万五千里的火种，给历史留下一页壮丽。当年赣南近5.6万人参加长征，他们一心跟着向前走，3万多年轻鲜活的生命倒在了长征路上，用身躯铸就史诗，用信念铸成丰碑。

——题记

倾其所有跟着走，
只因分到了田地有了盼头。
义无反顾跟着走，
觉得光明幸福在前头。

无所畏惧跟着走，
越走忠诚信仰越成熟。
拿出性命跟着走，
走出长征精神光耀神州。
跟着红军走出热血洪流，
跟着共产党走向万代千秋。

尾声

哎呀哟——
我盼你回，
睁眼睡到天明，
望眼欲穿从不悔。

哎呀哟——
我盼你回，
爷娘盼你来侍奉，
老妹盼你洞房醉。

哎呀哟——
我盼你回，
盼得月落日头升，
盼得红旗满天飞。

一个山村的红色记忆

□ 宋海峰

出瑞金市，往西行。云石山脚下，坐落着一个红色名村——丰垌村。

我来丰垌村，是为了探寻90年前，中共中央在这里为红军长征突围转移进行筹划、准备工作的那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1934年10月10日晚，编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主任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二野战纵队（亦称“中央纵队”）的中共中央、中央机关等参加突围转移的人员，从丰垌村马道口出发，向集结区域开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

时光回溯到1934年7月。正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为激烈的时刻，为安全起见，中央将各机关从沙洲坝转移到群山环绕、地形隐蔽的云石山附近的村庄。中共中央政治局迁驻在丰垌村马道口的梁氏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迁驻在云石山古寺，中革军委迁驻在田心村。

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形势日趋恶化，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

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回忆：“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说：“（1934年）5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1934年5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

可见，从1934年5月起，当时的中央领导已经提出战略转移的问题，只不过一直举棋不定。直到9月初对打破敌人“围剿”已完全绝望后，经共产国际同意，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

90年前，在梁氏祠，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项英、陈云等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领导人，怀着沉重的心情，为红军战略转移日夜忙碌。

1934年7月，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调动国民党军队尾随其后。上述这两步棋，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何长传》记载，1934年10月初的一天，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奉命来到丰垌村，周恩来对他说：“‘南天王’陈济棠（国民党军‘围剿’南路军总司令、粤军军阀）电约我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商定派你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举行密谈……”

10月5日，双方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五项协议。红军西征时，陈济棠基本执行了上述协议，让开大路20公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这为红军通过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周恩来下的这几步棋，为中央红军突破敌军包围圈，实现战略大转移起了重大作用。

当时，毛泽东多次从住地云石山古寺来到梁氏祠，接二连三向博古、李德献退敌之策。博古、李德对毛泽东的建议不予理睬。但毛泽东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仍时刻关注战火硝烟的军事斗争，亲自到前方督战，以尽可能地减少红军的损失。

山城会昌是粤北、赣南之间来往的要道，距瑞金不远，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在第五次反“围剿”日趋紧张之际，毛泽东多次来到这里。在他的领导下，南部战线“风景这边独好”，与北部战线遭受严重挫败形成鲜明对比。

9月初，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带病深入茶梓、小溪、罗江等地，为红军选择突围路线。后来中央红军就是按照毛泽东选定的路线，架设浮桥，顺利渡过于都河。

中央红军长征准备工作虽然只是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没有在部队和地方领导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动员工作，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致使准备工作很不充分，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还是在建立健全各级指挥机关、补充兵员和物资、部署游击斗争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迅速扩大红军，进行粮食、武器弹药等物资准备。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援，是长征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为了革命的胜利，苏区人民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大量兵员、物资，彰显了苏区力量、苏区气度、苏区精神。

梁氏祠是有记忆的。在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在这里决定，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办事处主任，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斗争。

伫立在丰垌村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前，翘首凝望，纪念碑主体为前后稍扁的方菱形，呈现剑的造型，喻示冲破敌人封锁，把革命的火种带出包围圈。细望，纪念碑上的一组铸铜人物雕像，真实再现了长征出发时，红军将士昂扬的气势和必胜的信念。

想起美国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为理想活着的人，就是这种精神被高度唤起的人。”回望党带领红军排除万难用巨大牺牲换来的这一伟大胜利，我不禁对红军长征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丰垌村马道口充满敬意。

井冈山

第 2322 期

邮箱：cuilan1972@sina.com

电话：0791-86849202